

《温病条辨》治禁二则浅析

辽宁中医学院

李福海

主题词 a 《温病条辨》 治则

一、湿温治疗“三禁”

湿温治疗“三禁”是《温病条辨》上焦篇43条所提出的。即“汗之则神昏耳聋，甚则目瞑不欲言；下之则洞泄；润之则病深不解”。

首先，要明确这里提出的“禁汗、下、润”并不是指治疗湿温病全过程所必遵法则，不然就违背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，也与吴鞠通提出这“三禁”的本来意图相悖。试分析如下：

1. 禁汗当指辛温发汗

吴鞠通在提出本条的自辨中说：“世医不知其为湿温，见其头痛恶寒，身重痛也，以为伤寒而汗之……。”可见“以为伤寒而汗之”就是指用麻、桂辛温取汗。若用此法，治湿温有表证者，犹如抱薪救火，就会造成“湿随辛温发表之药蒸腾上逆，内蒙心窍则神昏，上蒙清窍则耳聋，目瞑不欲言”的变证。对于湿温初起有表证者，可采用辛凉微汗的方法治疗。如：薛生白在《湿热病篇》中说：“湿热证，胸痞发热，肌肉微痛，始终无汗者……宜六一散一两，薄荷叶三、四分，泡汤调下即汗解”。薛氏应用了辛凉透表与清热泄湿相合为法，使湿热下行而腠理开，汗出而解，遵此治之，又何有神昏耳聋，目瞑不欲言之虑。因此，对湿温禁汗，要有正确认识。

2. 禁下指苦寒攻下

因为湿温病变以脾胃为中心，所以，初起即有胸闷不饥

的症状。对此不能误以为是积滞内停，而误用攻下之法。如：吴鞠通在本条自辨中说：“见其中满不饥，以为停滞而大下之……重抑脾阳，脾气转虚，湿邪内渍，故洞泄”。但是，湿温病过程中，往往可造成湿热与肠中积滞相结合的病证，对此又非攻下不能去其邪，此时的攻下，不可用承气汤类苦寒之剂，而当用轻法缓下之剂如枳实导滞汤之类。另外，《温病条辨》中焦篇40条也指出：“其有体瘦质燥之人，感受热重湿轻之证，湿先从热化尽，只余热结中焦，具诸下证，方可下之”，可见湿温病亦可用下法，贵在辨证，不可拘泥。

3. 禁润指初起不可误用滋阴之品

湿为阴邪，重浊腻滞，易伤阳气，故禁滋阴。吴鞠通在本条自辨中说：“见其午后身热，以为阴虚，而用柔药润之……”。这是指湿温病初起，有午后身热等类似阴虚潮热症状时，不可误用滋阴柔润之品。否则湿为阴邪，再加阴药，这是以水济水，可使邪气锢结不解，这是指不可滋阴方面。如果湿温发展到化燥伤阴之后，则当投以滋阴之品以治之。如薛生白在《湿热病篇》中有关邪入营血者，皆用滋阴之剂，可资验证，故对此亦当灵活掌握。

二、关于白虎汤“四禁”

《温病条辨》上焦篇9条指出：“白虎燥悍，邪重非其力不能举，用之得当，有立竿

见影之效；若用之不当，祸不旋踵”。说明白虎汤是辛凉重剂，善治阳明气分实热，用之得当，取效甚捷，用之不当，危害也大。因此吴鞠通又明确指出白虎汤在应用时有“四禁”，即“脉浮弦而细者，不可与也；脉沉者，不可与也；不渴者，不可与也；汗不出者，不可与也”。浅析如下：

“脉浮弦而细”是肝肾阴虚或血虚肝郁或肝郁脾虚而兼有表证的脉象。有表证而用白虎汤则有引邪深入或有冰遏凉伏之弊。阴血不足用之，则可伤正，故应禁用。

“脉沉”指沉脉而言。沉脉主里，其中沉而有力为里实证，多见于阳明热结肠腑之证，此时应当用苦寒攻下，不宜用辛寒清气，否则药证不符，势必延误病机，产生变证。沉而无力为里虚证，多见于温病后期阶段，脏腑虚弱、肝肾阴亏、津液亏损证，此时当用滋补法治之，不可用治实热证的白虎汤。

“口不渴”在温病中多见于两个方面，一是温病初起，里热未甚，津液未伤；一是湿温初期，湿重热轻。温病初起，津液未伤者，应用辛凉解表法治之；湿温初起则可用清热化湿法治之，二者均不可用白虎汤治疗。

“汗不出”在温病中也见于两种情况，一是温病初期，湿邪袭表，卫阳被郁或湿邪郁表，卫阳被遏；二是温病进入营血阶段，耗伤了人体的阴液，无源作汗。对于前者应用辛凉解表法或宣气化湿法；后者应当用滋阴法或清营凉血法治之，如用辛寒清气法的白虎汤治疗显然是与病机相违的，故当禁用。